吴笛 著

那朝代 那诗人 那愛

文匯出版社

那朝代　那诗人　那愛

吴笛　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那朝代 那诗人 那爱/吴笛著.——上海：文汇出版社.2012.7

ISBN 978-7-5496-0543-9

Ⅰ.那…Ⅱ.吴…Ⅲ.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Ⅳ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111287号

那朝代 那诗人 那爱

著　　者：吴　笛

责任编辑：朱耀华

特约编辑：甫跃辉　海　阳　周昱辰

装帧设计：塔　娜

绘　　画：马晓俊

出版发行：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（邮政编码200041）

印　　刷：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版　　次：2012年7月第1版

印　　次：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　　本：787×1092 1/16

字　　数：140千

印　　张：14

印　　数：1-2000

ISBN 978-7-5496-0543-9

定　　价：38.00元

谨以此书献给喜欢吴笛的朋友

目录

003 那朝代 那诗人 那爱

119 人在誰边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自序

他们说我是古代人。其实我也常常怀疑，是不是前世的那碗孟婆汤里掺了水，否则为何我的灵魂里深深铭刻了古时的影子。

每天辗转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，塞着耳机混迹于行色匆匆的人群。尘土飞扬的高架下，熙熙攘攘的徐家汇街头，地铁的车厢里，换乘的通道里，站台上……随时随地，兀地想到一句诗或一句词，竟会潸然泪下。

微积分，概率论，日语课，国际税收……在这些毫不相干的课上把一张白纸涂满诗句，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。只有做这件事才能让我觉得两个半小时的课过得很快。

我总是在想，古代的诗词，现在的歌词，为何相隔千百年，感觉却仍然这样相同？真想问一问天上的月亮，在这一片皎白的月光下，曾经发生过什么？这一字一字串联起来的东西，竟能生生变成一把一把刀，径直插到人心里。难道从古到今人们在纠纠结结的无非还是这些东西，功名利禄，爱恨情仇？

可是什么都逃不过“命运”两个字。功名利禄，爱恨情仇，一样都逃不过。

我写这本小说时，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之后。虽然最后的决定由我做出，但仍旧难以接受。我现在也不该称之为变故了，而是，命运。

一号线人民广场站莘庄方向的车头站台，移动厕所和临时书报亭中间略暗的角落，那是我哭得最凶的一次。后来，我开始不相信一些东西。后来，我开始承认一些东西。再后来，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抛到忧伤外面，告诉自己这是在写小说。诗词里的悲伤，歌词里的悲伤，小说里的悲伤，和我没有关系。我总是选择阳光明媚的午后，一个人在宿舍里蜷着腿对着电脑，保持一个姿势直到晚饭后室友们都回来。这段日子，忧伤一路陪伴着我，在我走过的地方，洒下一串串的叹息，宛如那些文字，将往事娓娓道来。

当我再次感到忧伤的时候，我已经分不清楚，是在为谁而伤。所以可以置之不理，甚至可以付之一笑。想留点纪念给这些陪我一路走来的文字，也想把那些故事告诉给更多的人。不知道，太可惜。

这是一段凌乱的自白，我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。心里有些东西，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，却也说不出个直截了当。有时候觉得，说，最苍白。可是不说，不足以平复心头之怨。我已然成了一个怨气很重的女人，他们说，如果奥运会有一个比赛项目叫做纠结，我无疑是冠军。

不论怎样，校园还是朝气蓬勃的。这是一本，自认为，是一本需要静心去读的小说，但不要像我这么怨念了。只是希望大家都能真正读懂那些故事，读出自己的心情。然后，放下书，投入到朝气蓬勃的生活。故事是故事，心情是心情，而日子终归是日子。其实，都互不相干的。

吴笛

那朝代
那诗人
那愛

人比黄花瘦

寻寻觅觅，
冷冷清清，
凄凄惨惨戚戚。
——李清照《声声慢》

北宋元丰七年（公元1084年），在山东章丘，礼部员外郎李格非的家中诞生了一个绝代女子李清照。说她绝代，因在浩如烟海的华夏史册里，再找不出第二个女子似她般堪称一代词宗，能与东坡比肩，与稼轩齐名。

李清照出身书香门第，父母皆能诗文。其父李格非是大宋“后四学士”之一，“以文章受知于苏轼”。仰赖父母倾囊相授，15岁及笄时，她已是经纶满腹，作诗好用险韵，字画颇为精熟。

待到出阁，老父亲为她相中吏部侍郎赵挺之的公子——赵明

诚。三媒六聘已过，李清照却万般不愿，依着她，夫君必要自己选的。终究拗不过双亲苦劝，李家女坐上花轿，成全了一门颜面。

自然，李清照千古的大才，原不是俯首低眉一女子。洞房花烛夜，锦被绣榻当前，她逼着赵明诚吟诗联句，对得工整，才饮一盅合欢酒。天幸，赵明诚也有家学渊源，自幼饱读诗书，难得的才情纵横。于是那一夜，交杯换盏，李清照醉得双颊如花，眼波如水。

才子佳人的幸福，本该如此的顺理成章。

卖花担上，买得一枝春欲放。
泪染轻匀，犹带彤霞晓露痕。

怕郎猜道，奴面不如花面好。
云鬓斜簪，徒要教郎比并看。
——李清照《减字木兰花》

赵郎，花强妾貌强？

赵明诚笑道，当真我的妻好看，羞煞这一园春花。

贫嘴！看打……李清照羞赧地拾起花枝，捶落在爱郎头上肩上。

瞧着她满脸的娇痴憨态，赵明诚自是按捺不住，忙把娇妻揽进怀里，瞅准那樱桃小口狠吻下去。

枝上花碎成了风中蝶。

赵家累世渊源，多藏古器珍玩。赵明诚自小痴迷于金石搜研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有宋一代的金石大家，首推欧阳修，其后便是赵明诚。李清照是名门之女，旷世奇才，眼界识见超凡入圣，嫁与赵明诚后，两人全情投入，埋首碑文字画、三坟五典，耗尽心血编著《金石录》。虽出身钟鸣鼎食之家，两人却为搜求孤本善拓，甘愿“食去重肉，衣去重彩，首无明珠翡翠之饰，室无涂金刺绣之具”。相知得以相爱，爱恋中加倍地深知彼此，李清照与赵明诚，真正是千古之下难得的天作之合。

人有悲欢离合，家国自古难全。婚后两年，赵明诚出仕远游，夫妇二人聚少离多。情深似海的李清照情思难收，挥毫泼墨，写下一篇篇动人心魄的词章：

红藕香残玉簟秋。
轻解罗裳，独上兰舟。
云中谁寄锦书来？
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

花自飘零水自流。
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
此情无计可消除。
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
——李清照《一剪梅》

大雁南飞牵动我的眼，明月爬枝映照一床清冷。你是石上清泉，我是水边的花，愿朝朝暮暮，你依我依。花随水流，心随君转。我的相思，如影随形。眉间心头，无处回避。

李清照第一次感到时辰的难熬。他走得这么远，一刻又一刻，一更又一更。她每日醒来，懒懒地不想梳妆，忍不住呆望着窗外，明知今日不是归期。忍不住，遥遥又寄一首词去：

昨夜雨疏风骤，
浓睡不消残酒。
试问卷帘人，
却道海棠依旧。
知否，知否？
应是绿肥红瘦。
——李清照《如梦令》

赵明诚收到这首词喜忧参半，心底满是不服。回家来闭门谢客三天三夜，呕心沥血捣腾出五十篇诗稿，同李清照的词章混在一起求人赏鉴。那人诵读良久，挑出一句："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"说此句最佳，其余皆比不上。

赵明诚一看，却还是妻子李清照的佳作：

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销金兽。
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厨，半夜凉初透。
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
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
——李清照《醉花阴》

又是重阳节，你却不见踪影。房中的香已燃尽，我在黄昏的园子里喝酒，算着你的归期。西风微起，看那摇摇欲落的黄花，仿佛

是我，容颜憔悴，衣带渐宽。

赵明诚无奈，却又暗自欢喜，毕竟是所爱的娇妻。归家后他却也不忘抱怨，我五十篇诗稿里竟没有一句敌得过你，真正丢尽为夫的脸！

李清照故作恼羞，如此看来，你用情没有我深。我日日夜夜盼你还家，茶不思，饭不香，时常默默垂泪，你看这胳膊也细了，下巴也尖了。你倒好，越发福相，白白净净。你说！究竟想过我没有？

赵明诚自是无计可施，忙不迭地哄她，直哄到月初升，人初静，红烛泪销。

很久以后，已历经沧桑的李清照才终于明了，原来年少时的这些伤春悲秋，知否，知否，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。

宋徽宗大观元年（公元1107年），二十三岁的李清照与赵明诚一同离开京师。此时尚且年轻的二人，却已看尽了是非纠葛、家国动荡。短短数载，元祐党人碑竖了又破，新党旧党轮番倾轧，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与赵明诚之父赵挺之双双陷进这场酷烈的党争，先后被罢官免职，最终郁郁离世。李清照与赵明诚在天子脚下难以安身，于是移居青州故里，将书房命名做“归来堂”，内室题为“易安室”，彰明不问世事、安贫乐道之意。

许是青山绿水淡化了两人的丧父之痛，在青州的十年，是这对神仙眷侣一生中最欢愉的岁月。春日海棠吐艳，夏日竹叶青青，秋日采菊东篱，冬日赏梅踏雪。成天或描摹丹青，或吟诗凑对，为著《金石录》所收录的金文、石刻、字画，亦达十余屋之多。

余性偶强记，每饭罢，坐归来堂，指堆积书史，言某事在某卷第几页第几行，以中否胜负，为饮茶先后。中即举杯大笑，至茶倾覆怀中，反不得饮而起。甘心老是乡矣。

——李清照《〈金石录〉后序》

十年，一个女人青春勃发的十年，李清照在恬淡的幸福中安然度过。千载之下，脑海浮现起她开怀泼茶的娇俏模样，后人多少也得来几许安慰，省下一声叹息。

至靖康丙午岁，侯守淄川。闻金人犯京师。四顾茫然，盈箱溢箧，且恋恋，且怅怅，知其必不为己物矣。

——李清照《〈金石录〉后序》

宣和七年（公元1125年），金太宗挥师南下，寇略大宋东京（今河南开封）。宋徽宗惊病交加，传位赵桓，是为钦宗。次年改元靖康。靖康二年（公元1127年），金兵攻破东京，掳掠数日后，裹挟徽钦二帝及宗室子侄、女眷数千人北归，男子为奴，女子作娼，遭蹂躏惨死者甚众，北宋灭亡，史称“靖康之难”。

此时，李清照与赵明诚已离开青州，经莱州至淄州安顿。埋首故纸堆中的二人猛然惊醒，满眼已是山河飘零、狼烟四起。靖康二年三月，赵明诚母亲于金陵辞世，赵随即启程奔丧，带走十五车文物至江宁。同年秋天，青州沦陷，李赵家中所藏的十余屋书卷古玩，全部毁于一旦。而李清照不得不于战火纷飞中只身逃难，去往江宁。

淄州，即今日山东淄博；江宁，即今日江苏南京，相去以千里计。于李清照般锦心绣口的女人，这该是何等的颠沛流离！死里逃

生的孤女，竟不忘保全一册蔡襄的《赵氏神妙帖》，其勇其诚，笔墨实难述其万一。

> 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，余以二百千得之。去年秋西兵之变，余家所资，荡无遗余。老妻独携此而逃。未几，江外之盗再掠镇江，此帖独存。信其神工妙翰，有物护持也。
>
> ——赵明诚《蔡襄〈赵氏神妙帖〉跋》

夫妻二人得以再次相见，或许是国破家亡时的唯一慰藉。

在江宁的数年，李清照每逢飘雪，即戴雨笠披蓑衣登楼赏景。此时的她，已不复少女模样。中年的皱纹在眼眉间无情刻画，那雪花落在鬓角，几乎染出一缕缕白发。银装素裹的江山，叫她喜，也叫她悲：

> 庭院深深深几许，
> 云窗雾阁常扃。
> 柳梢梅萼渐分明，
> 春归秣陵树，
> 人老建康城。
>
> 感月吟风多少事，
> 如今老去无成。
> 谁怜憔悴更凋零，
> 试灯无意思，
> 踏雪没心情。
> ——李清照《临江仙》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